

冊府 楨英

國家珍貴古籍特展圖錄

(二〇〇九)

國家圖書館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冊府類英

國家珍貴古籍特展圖錄（二〇〇九）

國家圖書館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編委會名單

主 編：張志清、陳紅彥

副 主 編：林世田、蘇品紅

常務編委：

史 睿、謝冬榮、田曉春、程有慶、汪桂海、薩仁高娃、
劉 波、全桂花、盧芳玉、趙大瑩、白鴻葉、董馥榮、
吳澍時

編 委（按姓氏漢語拼音順序）：

阿不來提·托合提、鮑國強、唱春蓮、陳 爲、程佳羽、
董 蕊、竇紅玉、谷彩宏、郝瑞平、黃 霞、冀亞平、
賈雙喜、金 靖、李德範、李 慧、李紅英、李金花、
李文潔、李燕暉、劉 明、柳 森、石光明、蘇曉君、
孫 俊、楊懷珍、吳碧華、肖 剛、薛文輝、楊印民、
袁玉紅、趙愛學、趙 前、朱志美

鳴謝

(按中文拼音順序排列)

安徽省博物館
安徽省圖書館
澳門大學圖書館
保定市圖書館
北京大學圖書館
常熟市圖書館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
重慶圖書館
大連圖書館
福建省圖書館
復旦大學
甘肅省定西市安定區博物館
甘肅省圖書館
甘肅省武威市博物館
甘肅中醫學院圖書館
故宮博物院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圖書館
廣西壯族自治區少數民族古籍整理

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
貴州省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
貴州省博物館
貴州省荔波縣檔案館
貴州省三都水族自治縣檔案館
國家博物館
河北大學圖書館
河南大學圖書館
河南省圖書館
湖北省圖書館
湖南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
湖南圖書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濟南市周品
暨南大學圖書館
江蘇常熟博物館
江西省圖書館
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資料館

昆山市文物管理所
遼寧省圖書館
瀘州市圖書館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內蒙古師範大學圖書館
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
南京大學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
南開大學圖書館
南陽市圖書館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
寧夏大學圖書館
青島市博物館
青海民族學院圖書館
清華大學圖書館
山東省東營市利津縣文物管理所
山東省日照市圖書館
山東省圖書館
山西博物院
山西省圖書館
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圖書館
陝西省圖書館
上海博物館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
上海市陳昌、蘇州市陳光遠
上海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館
紹興圖書館
首都圖書館
四川大學圖書館
蘇州博物館
天津博物館
天津圖書館
吐魯番地區博物館
皖西學院
溫州博物館
溫州市圖書館

吳江圖書館
武漢大學圖書館
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
西藏博物館
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貢覺縣卓珍寺
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地區薩迦寺
西泠印社
西南大學圖書館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圖書館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醫藥研究所
揚州市圖書館
義烏市圖書館
雲南大學圖書館
雲南民族大學昂自明
雲南省麗江市玉龍縣圖書館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雲南省圖書館
浙江大學圖書館
浙江省博物館
浙江省圖書館
鄭州大學圖書館
芷蘭齋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圖書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
中國民族圖書館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
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
中華書局
中山大學圖書館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

保護古代典籍 傳承中華文明

我國古代文獻典籍是中華民族創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一脈相承的歷史見證，也是人類文明的瑰寶。保護整理文化典籍，傳承弘揚中華文明，是每個中國人應盡的義務。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非常重視古籍保護工作。1949年4月，華北人民政府把在戰爭時期精心保護下來的《趙城金藏》撥交國立北平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典藏。以後，通過國家撥交、藏書家捐贈和圖書館採訪等方式，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大量古籍如百川匯海，歸入公藏圖書館，使大眾得以利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制訂了保護古籍的政策措施，開展古籍整理工作，興建古籍書庫，製作箱櫃裝具，改善藏書環境，進行古籍修復，大量瀕於滅絕的古籍被賦予了新生命。珍稀孤罕的善本經過整理出版，走進尋常百姓的書房，有效傳播了優秀傳統文化。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加強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教育，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開發利用民族文化豐厚資源。加強對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護，重視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更加強調了繼承和弘揚民族文化，做好民族文化典籍的整理和保護工作的重要意義。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正是在黨和政府的親切關懷下，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政策的引導下應運而生的。

2006年9月，國務院頒佈《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特別提出要開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2007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充分認識古籍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切實做好古籍保護工作。《意見》明確了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和總體目標，要求在“十一五”期間，大力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和“十一五”國家古籍整理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全面、科學、規範地開展保護工作。對全國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統的古籍收藏和保護狀況進行全面普查，建立中華古籍聯合目錄和古籍數字資源庫；實現古籍分級保護，建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完成一批古籍書庫的標準化建設，命名“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加強古籍修復工作，培養一批具有較高水準的古籍保護專業人員。通過努力，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護工作體系，使我國古籍得到全面保護。由此，“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正式啟動。

為加強對全國古籍保護工作的組織領導，促進部門間的協調配合，全面推動古籍保護工作的順利開展，2007年4月30日，國務院批准成立由國家發改委、財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新聞出版總署、文化部、國家文物局等部委組成的“全國古籍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其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增補進入聯席會議。聯繫會議的職責是：在國務院領導下，研究擬訂全國古籍保護的重大政策措施，向國務院提出建議；協調解決全國古籍保護工作中的重

大問題；討論確定年度工作重點並協調落實；指導、督促、檢查古籍保護各項工作的落實。

2007年6月，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在國家圖書館正式成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職能是：一、加強對各省級中心的業務指導，負責省級中心普查人員的培訓工作，開展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和全國古籍普查成果的匯總工作；二、直接聯繫、安排在北京的中央、國家機關及其各部委直屬藏書機構的古籍普查登記工作；三、負責研製古籍普查軟件平臺，建立中華古籍綜合資料數據庫，在專家委員會協助下對古籍普查資料進行整理匯總、審核校訂，同時組織專家對全國珍貴古籍進行最終定級，為部際聯席會議提供普查成果和資料分析成果；四、負責建立中華古籍保護網，在網上及時發佈、定期更新全國普查成果，逐步建立和完善中華古籍聯合目錄；五、協助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建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會同各省級中心積極組織申報工作，同時負責牽頭與海外藏書機構合作，制訂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海外古籍調查工作，摸清各國藏書情況，建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海外卷）；六、協助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開展命名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的工作，會同各省級中心積極組織申報工作。

在文化部和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帶動下，各地開展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截至目前，黑龍江、吉林、遼寧、天津、河北、內蒙、山西、陝西、甘肅、青海、西藏、新疆、上海、江蘇、山東、安徽、湖北、江西、重慶、貴州、雲南、福建、廣東、廣西等24個省（區、市）建立了古籍保護的聯席會議制度。除個別省份外，全國絕大多數省（區、市）古籍保護中心已掛牌成立，並在普查、名錄及重點保護單位申報等工作中有效地發揮了作用。古籍保護的工作機制初步形成。

《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工作：建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是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護制度的重要措施。《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由國家統籌規劃，經國務院批准後公佈。對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古籍，收藏單位要按照有關要求，完善保護措施。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可以有效進行監督檢查，加強對珍貴古籍的重點保護，以此帶動古籍保護工作的有序開展。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文化部組織首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申報和評審工作，經國務院正式批准頒佈，共有211家單位的14種文字2392種珍貴文獻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2008年底，《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出版。2008年下半年開始，文化部繼續組織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申報和評審工作，共有280家單位的4478種珍貴文獻入選。各類藏書單位申報和參與的熱情高漲；許多以前未見著錄的善本出現；民族文字增加了布依文的品種；澳門特別行政區也參與了申報工作，有3部古籍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工作：經國務院批准，對古籍收藏量大、善本多、具備一定保護條件的單位，命名為“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並作為財政投入和保護的重點。從而集中有限資金，重點改善古籍保管條件，完善安全措施，保障古籍安全。國家定期對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進行評估、檢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可命名省級古籍重點保護單位。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文化部組織首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申報和評審工作，共有51家單位入選。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同志出席“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頒證暨第一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授牌”儀式，並作重要講話。2008年下半年開始，文化部繼續組織第二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的申報和評審工作，截至2009年初，申報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的數量達到125家，初步評選出62家單位，面向全國公示。

《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和“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的公佈，受到全國古籍保護界、文化界、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在全社會和海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鼓舞了全國廣大古籍保護工作者，調動了他們從事古籍保護事業的積極性。江蘇、重慶、廣東、山西、遼寧、西藏、青海等省

（自治區、直轄市）已啟動了省級珍貴古籍名錄及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的評審工作，為申報國家級目錄和重點保護單位、建立分層次的古籍保護工作體系奠定了基礎。

古籍整理和保護人才培養工作：開展全國古籍普查、保護、修復工作，必須有合格人才作為保障。在“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啟動前，全國各級、各類圖書館的古籍修復人員不足100人，古籍整理人員不足千人，人才匱乏，難以為繼，是開展古籍保護工作的瓶頸。改善人才培養環境，加強人才梯隊建設，使人才培養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是古籍保護工作得以長久發展的重要保障。

在文化部的領導和組織下，2007年5月至2009年5月，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和各省中心合作，採取各種方式，相互配合，發揮各自優勢，開辦古籍鑒定、普查、修復等各類培訓班31期，為487家古籍收藏單位培訓了1436人次，取得了良好效果。經過培訓，許多古籍人才已經在古籍普查和保護的工作崗位上發揮了積極作用。

文化部還與教育部協商，初步達成意向，在有條件的高等院校建立培訓和實驗研究基地，在一些古籍收藏單位建立實踐基地，共同培養古籍保護人才。2008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和北京大學中文系聯合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大學本科三年級開辦“古籍鑒定與保護”課程。2009年上半年，此課程昇級為研究生課程，標誌著古籍保護專業培訓正式成為高等院校學歷教育的一部分。南京金陵科技學院開設的古籍修復專業由大專昇為本科，南京莫愁學校的古籍修復專業由中專昇為大專，首都職工大學國圖分校的古籍修復與鑒定專業有望成為北京市專科教育示範課程。正規的學歷教育可以培養高素質人才，為古籍保護工作達到國際先進水準打下了基礎。

古籍普查登記工作：《意見》要求全面開展古籍普查登記工作，用3到5年時間，全面瞭解和掌握各級圖書館、博物館等單位及民間所藏古籍情況，匯總古籍普查成果，建立中華古籍綜合信息數據庫，形成全國統一的中華古籍目錄。據初步估算，目前全國公藏古籍數量超過三千萬冊，分藏於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專業圖書館、博物館、寺廟及民間。這次古籍普查的主要對象是中國漢文和少數民族文字古籍，一些特種文獻如甲骨、簡冊、帛書、金石拓片、輿圖等暫不列入普查範圍。普查內容包括古籍基本信息、古籍破損信息和古籍保存狀況信息等。普查執行《古籍定級標準》（WH/T 20-2006）、《古籍普查規範》（WH/T 21-2006）、《古籍特藏破損定級標準》（WH/T 22-2006）、《古籍修復技術規範與質量要求》（WH/T 23-2006）、《圖書館古籍特藏書庫基本要求》（WH/T 24-2006）等。其中漢文古籍的定級，依據《古籍定級標準》執行；少數民族文字古籍的定級標準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製定並頒佈實施。普查成果在中華古籍保護網上公佈，並最終形成《中華古籍聯合目錄》。2007年2月28日，全國古籍保護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全國範圍內的古籍普查工作全面鋪開。兩年來，各地圖書館以申報《全國珍貴古籍名錄》為契機，加強古籍普查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

為充分利用現代手段開展古籍普查工作，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還組織專家，研製古籍普查平臺。平臺具有規範普查工作、實現古籍普查網上錄入、提交、審核、定級等功能，可以有效提高古籍普查工作效率，為實現古籍資源共建共享提供技術保障。

古籍修復工作：古籍修復屬於古籍原生性保護，是古籍保護工作的重要內容。多年來，各圖書館一直重視古籍修復工作，挽救和延長了許多瀕於滅絕的古籍的生命。如國家圖書館《趙城金藏》、《永樂大典》、西夏文獻、敦煌遺書的修復，上海圖書館家譜和珍貴檔案的修復，清華大學燼餘書和彝文古籍的修復，都是建國以來著名的古籍修復工作。“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啟動後，舉辦了多期古籍修復培訓班，為各省市培養了數百名古籍修復人員，促進了全國古籍修復工作的開展。國家圖書館除完成本館的修復任務外，還承擔全國珍貴古籍的修復工作。2008年為山

西省圖書館修復入選首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兩件珍貴文獻《佛說北斗七星經》和《成唯識論了義燈鈔科文》，並根據保存需要專門製作了精美的楠木裝具。修復過程保留了完備的檔案，為以後開展保護工作提供了參考資料。

古籍保護工作：“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啟動以來，各地紛紛投入資金，改善古籍典藏環境，制作箱櫃盒套，加強古籍保護。國家圖書館還啟動了古籍示範庫建設項目，對普通古籍書庫開展整架、配套、寫簽、修復、建賬、建制等工作。經過不懈努力，僅用半年時間，就完成了包括鄭振鐸藏書在內的二十多萬冊件藏書的示範庫建設。許多有典藏條件的圖書館還開展了古籍寄存業務。如北京市委圖書館所藏萬冊圖書就寄存到庫房條件好的首都圖書館，得到了妥善保護。

法規、標準和科研工作：古籍保護的科學化、規範化是幾代古籍保護工作者的追求。文化部組織專家，制定《古籍保護條例》，積極推動古籍保護法規的建設。在文化部的領導下，一批古籍保護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得以制訂和發佈。如《古籍定級標準》、《古籍破損定級標準》、《圖書館古籍特藏書庫基本要求》、《古籍修復技術規範與質量要求》、《古籍普查規範》等文化部行業標準在全國古籍保護工作中發揮了核心作用。《紙張耐久性標準》研製成功，通過鑒定，正式申報國家標準。《古籍修復技術規範與質量要求》也成功昇級為國家標準。“漢英古籍修復術語規範”等科研項目也在加緊研製，這個項目將使我國在世界修復界擁有話語權。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加緊建設國家級古籍保護實驗室、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上海圖書館、天津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山西省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天一閣博物館、中山大學圖書館、雲南省圖書館也在建設設施完備的古籍修復中心，培養高素質的古籍人才。國家圖書館研製的電腦控制新型紙漿補書機、新型液壓壓平機被推廣到其他圖書館，有效促進了古籍修復工作的開展。

宣傳工作：古籍保護工作開展以來，通過網絡、電視、報刊、展覽、講座等不同形式的宣傳，喚起了更多公眾關注古籍保護工作。兩年內，文化部組織開展了多次大規模新聞宣傳活動，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化報》等媒體上進行專版報導，在中國政府網上進行網上訪談。2007年9月，中國古籍保護網開通。該網站是全國古籍保護工作的官方網站，是我國古籍保護工作的交流平臺，除發佈各地古籍普查、古籍工作培訓的動態外，還介紹古籍保護的相關知識。各省市古籍保護中心成立後，也紛紛開通網站，或在省市圖書館網站上開闢古籍保護中心專屬頻道。2008年3月，國務院批准頒佈首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和首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為向社會展示“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取得的階段性成果，由文化部主辦、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承辦的“國家珍貴古籍特展”於2008年6月14日至7月27日展出，並於7月28日舉辦“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頒證暨第一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授牌”儀式。這是建國以來級別最高、規模最大、參與單位最多的古籍專題展覽。從首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精選了400種敦煌吐魯番文書、宋元明清善本、名家稿本、金石拓本、民族古籍等展出。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黃金時段還播出了六集“國寶檔案”，介紹珍貴展品，引起了良好的社會反響。

兩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全國古籍保護工作正在蓬勃開展，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第二期工作和《中華古籍總目》分省卷編纂工作也已啟動，古籍保護的春天已經來到。可以預見，在全國古籍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古籍保護必將結出豐碩的果實。

編者
2009年5月

前言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啟動以來，全國古籍保護工作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短短兩年間，在黨和政府的關懷和領導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古籍普查工作，舉辦了各類培訓班數十次，培養了一批古籍整理和保護修復人才。中央和地方政府還加大了對古籍保護的資金投入，許多圖書館得以改善古籍典藏環境，開展古籍修復和保護科研工作。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第二期工作和《中華古籍總目》分省卷編纂工作也已啟動，古籍數字化、整理出版加速進行，全國古籍保護工作繁榮發展。

2008年，國務院頒布首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以下簡稱《名錄》）及“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以下簡稱“重點單位”）。共有211家藏書單位的2392種古籍入選《名錄》，51家藏書單位入選“重點單位”。2008年6月14日至7月27日，由文化部主辦，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承辦的“國家珍貴古籍特展”（以下簡稱“特展”）在北京展出，全國84家藏書單位和個人的392種408冊珍貴古籍參加了展覽，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範圍最廣、展品最精的古籍展覽盛典，受到了業界和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

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文化部繼續組織第二批《名錄》的申報和評審工作，入選280家單位的珍貴文獻4478種。各類型圖書館申報和參與的熱情高漲；更多私人藏書家參加了申報工作；許多以前未見著錄的善本出現；民族文字增加了布依文的品種；澳門特別行政區也參與了申報工作，有3部古籍入選。與此同時，文化部還組織第二批“重點單位”的評審工作，截至2009年初，申報“重點單位”的數量達到125家，初步評選出62家單位，面向全國公示。在第四個“文化遺產日”到來之際，文化部決定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第二次“特展”，面向大眾，展示入選第二批《名錄》的珍貴典籍。

這次“特展”共分十個單元，分別是先秦兩漢簡牘、寫本時代文獻、宋元善本、明清善本、明清稿抄本、佛教典籍、地方志、輿圖、拓本鈐印本、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等。從第二批《名錄》中挑選100多家單位的300多件珍品面向全社會展出。展覽還通過大、小展板介紹文獻特點和人物、版本、文獻知識。為更好地宣傳“特展”，我們特別編輯了這本《圖錄》，介紹展品和典籍知識。由於《圖錄》編輯時間在“特展”之前，難免與“特展”中的展品不相對應。對於沒有參展的展品，借助《圖錄》也可以彌補一些遺憾，如甘肅武威博物館藏磨咀子漢墓出土的《漢王杖詔書令冊簡》就是在《圖錄》中補充介紹的。

下面對各單元文獻進行簡單介紹：

一、寫本時代文獻

寫本時代主要指唐五代前中國以寫本為主要書籍形式的時代。這類文獻，目前存世的

主要有敦煌吐魯番文獻、唐五代前傳世寫本和刻本文獻，也有不少近期考古出土的紙質文獻。第二批《名錄》中入選了146種。

敦煌遺書中，年代較早的有東晉時期寫本《金光明經》和北涼神璽三年（399）寶賢寫本《賢劫九百佛名品》。後者原寫於高昌，流入敦煌。這兩件文獻字體都保留了隸書筆意，具有早期“經書體”的用筆特點，是研究十六國至北朝早期漢字字體發展演變過程的珍貴文獻。年代較早的還有北魏寫本《大般涅槃經》、北魏普泰二年（532）寫本《維摩疏》，《維摩疏》是著名的東陽王元榮寫經，也是難得一見的珍品。南北朝寫本中，《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和西魏恭帝元年（554）寫本《大般涅槃經》首尾完整，紙墨俱佳。南北朝時楹雅珍寫經殘卷《優婆塞戒經》利用舊抄本改裝，反映了寫本時代的版本流變。隋開皇九年（589）寫本《大樓炭經》為隋文帝皇后獨孤氏施造眾經之一，反映了寫本時期官修大藏經的面貌。隋文帝和獨孤氏因崇佛造經，號稱“二聖”，從這件寫本中可以管窺當時帝王們的施經盛舉。唐寫本中，這次還收錄了三種唐代宮廷寫經，分別是唐咸亨三年（672）、唐上元元年（674）、唐上元三年（676）寫本《妙法蓮華經》，這些寫經紙質細密，抄寫工整，校勘精審，乃武則天為亡母祈福所造，反映了唐代宮廷的寫經制度。

入選《名錄》的敦煌遺書除佛教文獻外，還有多種道教和儒家經典寫本，如武周長壽二年（693）寫本《太玄真一本際經》是珍貴的唐代道教文獻，這部經也由宮廷施造，從中可以看到當時武周新字的應用情況。儒家經典有唐龍朔三年（663）秘書省寫本《春秋穀梁傳·桓公》，是傳世最早的《穀梁傳》。寫本時代的官寫傳本對研究儒家經典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這件《穀梁傳》比《開城石經》還早170多年，充分說明了其重要價值。唐開成元年（836）寫本《姓氏錄》反映唐玄宗時代氏族興衰的面貌，是重要的歷史資料，這個本子也是該書僅存的寫卷。唐寫本《文選》和《說苑·反質》保留了多家佚注和異文，為文獻學研究提供了參考。

第二批入選《名錄》的吐魯番文獻反映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疆吐魯番地區考古的成就。高昌建昌五年（559）比丘義導寫本《妙法蓮華經》，為1980年吐魯番地區文管所清理柏孜克里克洞窟時所得，是研究柏孜克里克佛寺開鑿史的關鍵文獻。闕氏高昌寫本《易雜占》為1997年洋海1號墓出土，較一般吐魯番文書長，除正面的占卜內容外，背面的曆日與擇吉文獻也是珍貴的曆法資料。

除敦煌吐魯番文獻外，出土於溫州平陽縣錢倉塔的五代寫本《大方便佛報恩經》反映了江南地區寫本的特點。早期雕版印刷品《陀羅尼經咒》是十分珍貴的印刷史例證。西安柴油機廠和西安西郊熱電廠出土的兩件《陀羅尼經咒》或為寫刻結合本，或為單刻本，是早期雕版印刷逐步成熟的歷史見證，結合出土於浙江麗水碧湖宋塔的吳越國杭州刻本《金光明經》，可窺見這一時期印刷術發展的水平。

二、宋元善本

入選第二批《名錄》的宋元善本645種，其中經部80種，史部265種，子部191種（含佛教148種，道教7種），集部109種。不乏特別珍貴的善本，有些古籍不見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

國家圖書館這次申報了28種宋元善本，除1種存疑外，入選《名錄》27種。宋刻本《纂圖互注周禮》展現南宋坊刻的高超技藝，以刻印精美著稱。元至元五年（1268）沈伯

玉家塾刻本《松雪齋文集》系手書上版，最能體現元代寫刻本精致美觀的面貌。宋刻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元明間藏於官，清入天祿琳琅，洵可珍貴。宋紹興十六年（1146）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事類賦》經明毛氏汲古閣、清季振宜、黃丕烈、汪士鍾、蔣祖貽等名家遞藏。《莊子》的兩種善本也值得稱道，一是曾經島田翰舊藏的宋刻本《南華真經》；一是宋呂惠卿所著金刻本《壬辰重改正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都是《莊子》刻本系統中較為罕見和著名的。宋四川眉山刻十二行本《孫可之文集》為現存19種蜀刻十二行本唐文集之一，黃跋顧校，名家遞藏，刻印精美。宋嘉定六年（1213）淮東倉司刻本《注東坡先生詩》卷四十二是2004年國家圖書館購自美國的陳清華藏書中的一種，這冊宋版殘本曾經明安國、毛晉汲古閣、清宋犖、翁方綱、葉潤臣等遞藏。藏於葉家時不慎遇火，由葉氏奮力救出，至今燼痕尚存。同書其他殘冊藏於臺北中央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入選第二批《名錄》的宋元善本數量多，質量高。傳是樓舊藏蔡沈《書集傳》是宋代理學名著；宋本《廣韻》、宋紹興淮南西路轉運司刻本《史記》傳世孤罕；宋紹興江南東路轉運司刻宋元明遞修本《後漢書》採用洪武初年公牘紙印成，很有特點；元至正九年（1349）蘇天爵刻本《兩漢詔令》是該書最早的刻本；宋刻《唐宋白孔六帖》可與陸心源皕宋樓藏書相合；《周益文忠公集》由周必大之子刻於江西吉州，與另一部宋淳熙八年（1181）池陽郡齋刻本《文選》一起，堪稱江西刻書的典範。值得一提的是上圖所藏的一部宋龍舒郡齋刻本《金石錄》可與國圖藏本媲美。內有明清以來眾多名家遞藏題識，鈐印累累。現存十卷卷號曾被人改易，偽成本全，作偽痕跡猶存。

第二批《名錄》中的南京圖書館宋元善本，多是丁氏八千卷樓舊藏，如元刻本《儀禮圖》、宋蔡琪家塾刻本《漢書》、宋刻本《唐書》、宋刻本《張氏集注百將傳》、宋刻巾箱本《聖宋文選全集》等。宋李昉撰《乖崖張公語錄》二卷，系宋紹定三年（1230）俞宅書塾刻本，為顧氏過雲樓舊藏，內有曹元忠跋，公私目錄多不著錄，也不見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這次南圖申報入選，公諸世人，實為幸事。

第二批《名錄》中，有一部宋淳熙八年（1181）刻本《揚子法言》，是現存最早的五臣注本。清入“天祿琳琅”，清亡後由溥儀攜至長春，抗戰勝利後輾轉入遼寧圖書館典藏。這部刻本為八行十六字，依據監本刻成，精雕初印，美不勝收，具有鮮明的浙刻本風格，與國圖典藏陳清華鎮庫之寶宋刻本《荀子》同屬台州本系統，非常可貴。

這次遴選進入《圖錄》的福建刻本較多，上海圖書館藏宋余仁仲萬卷堂家塾刻本《禮記》是宋建陽坊刻本的代表作，經清毛晉、徐炯及清內府收藏，列入“天祿琳琅”。上圖藏宋咸淳元年（1265）吳革建寧府刻本《周易本義》、元建安余氏刻本《詩緝》、元劉氏日新堂刻本《唐詩鼓吹》也都是名家遞藏的著名建刻本。南京圖書館藏宋蔡琪家塾刻本《漢書》雖只存十四卷，但書上名家手跋題識眾多，流傳清晰，是丁氏八千卷樓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收藏。另一部頗具建刻風格的元刻本《須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也曾經是八千卷樓插架之物，經涵芬樓轉入國圖，被傅增湘稱為“最善之本”。宋陳祥道撰《禮書》為元至正七年（1347）福州路儒學刻明修本，反映了元代福州官刻本的面貌。宋刻本《後村居士集》、元泰定四年（1327）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刻本《詩集傳附錄纂疏》、元延祐元年（1314）麻沙萬卷堂刻本《中庸章句或問》、元泰定元年（1324）麻沙吳氏友于堂刻本《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等也是福建刻書中存世較少的善本。

某些小型圖書館藏宋元善本也值得重視，如皖西學院收藏的宋衢州州學刻元明遞修本《三國志》、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收藏的宋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等。後者原為清

內閣大庫藏書，白文無注，比較罕見。

三、明清善本

明清印本存世最多，精刊佳槧為數不少。基本涵蓋了這一時段中官刻、坊私刻、活字、套印等各種類型，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洪武禮部刻《皇明祖訓》刊印精美，行格疏朗，紙墨俱佳，是明初官刻本中的上品；《道藏》、《續道藏》卷帙浩繁，是明內府刻書巨作之一。楚藩《勤有詩集》、崇藩《春秋左傳類解》、衡藩《洪武正韻》、益藩《篆文孝經》為明代藩府刻書中少見之物。

明中期以降，宋元刻本日益稀少，成為古董，明嘉靖七年（1528）龔雷所刻《鮑氏國策》為早期影宋刻本，保存了宋刻面貌。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與耕書堂刻本《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於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刻成前十卷，其餘寫而未刻的部份為入明之後刻成，可以看出元刻與明刻之間的淵源關係。書貴初刻，收入《圖錄》的鄭若曾《籌海圖編》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憲刻本、宋應星《天工開物》明崇禎十年（1637）自刻本等均為各書重要版本。江西圖書館藏《宋應星四種》也是十分罕見的典籍。

明清刻本最有特色的部份是戲曲小說版畫刻本，如明崇禎間刻本《盛明雜劇》為明代雜劇的最早選本；《古本荊釵記》、《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標注拜月亭記》最近古本原貌，文獻與版本價值較高；玩虎軒本《琵琶記》、浣月軒本《新鐫全像藍橋玉杵記》、富春堂本《新刻出像音注增補劉智遠白兔記》、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紅拂記》等為明代坊私所刻戲曲小說精品，插圖版畫尤為精絕。畫譜專門收錄歷代名家畫作，縮寫摹刻成圖畫範本，此類刻本線條流暢，工致傳神，如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顧三聘、顧三錫刻本《歷代名公畫譜》，是版畫刻本的傑作。嘉靖三十一年（1552）芝城銅活字藍印本《墨子》是明代金屬活字的典型。明弘治碧雲館活字印本《鶚冠子》，是現存最早的明代木活字印本之一。胡氏十竹齋本《十竹齋箋譜》為明代套印技術的代表作。《欽定詩經樂譜全書》集活字與套印於一書，尤為罕見。顧所有刻本《譚襄敏公奏議》、徐垓刻本《徐文靖公謙齋文錄》、康熙刻本《白虎通》皆屬四庫底本，館臣勾畫、刪改之跡猶存，《四庫全書》編纂盛況於此得窺一斑。批校題跋歷來為學者和藏家所重，明清刻本不乏黃丕烈、顧廣圻、潘祖蔭、葉昌熾等名家題跋，丹鉛燦爛，尤為珍貴。

四、佛教典籍

宋以來佛教典籍，因數量多，品類豐富，特色鮮明，單列一個單元介紹。

傳世北宋寫本大藏經非常珍貴，上海圖書館所藏的三個寫本：北宋熙寧元年（1068）寫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經本《解脫道論》、北宋治平元年（1064）寫海惠院轉輪大藏本《法苑珠林》、北宋元祐五年（1090）句容縣崇明寺寫本《說一切有部品類足論》，卷首皆有千字文號，是研究宋代寫本大藏經編纂的重要史料。

刻本大藏經收錄北宋崇寧萬壽藏零本《大寶積經》、金趙城金藏零本《景德傳燈錄》、宋《磧砂藏》、明清《嘉興藏》等多種。

《圖錄》還收錄多種珍貴的塔藏佛經，如出自吳江華嚴院北宋方塔的北宋崇寧刻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966年出土於溫州里安僊巖慧光塔塔基的北宋景祐三年（1036）寫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1968年山東省莘縣宋塔出土的北宋嘉祐五年（1060）杭州錢家刻本《妙法蓮華經》、1956年浙江龍泉金沙塔出土的宋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等，均首尾完整，寫刻精良。《圖錄》收錄應縣木塔所出遼刻本佛教文獻兩件，一為《高王觀世音經》，一為《新雕諸雜讚一策》，都是難得一見的遼代版刻例證。

有些因文獻割裂分藏異地的珍貴佛經，如大理國保安八年（1052）寫本《護國司南鈔》，其首尾藏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中間部分藏雲南省圖書館；北宋元豐七年（1084）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首尾存山西省圖書館，主要部分藏於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前者是1956年費孝通等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鳳儀北湯天法藏寺發現的古本佛經之一，是現知雲南最早的寫本佛經；後者在音韻學與佛典校勘方面有較高價值，原書本為卷軸裝，後改為經折裝。

南明小朝廷存在時間短，又始終處於清軍的攻擊壓力之下，版刻活動少，傳世印本稀見。如三件南明刻本，分別是永曆六年（1652）李定國刻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三卷、永曆六年（1652）刻本《慈悲水懺法》三卷、永曆九年（1655）陝西孫可望朱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五、明清稿抄本

稿本是諸本之祖，出於著者之手，無傳抄、翻刻之誤，最為可信。稿中勾乙增刪之處可見著者著述、治學的歷程，反映著者的學術思想，彌足珍貴。有的著者在書稿刻印之後，對原稿又陸續有修改增補，則可補通行本之不足。如明代著名學者、詩人王世懋（1536—1588）、錢謙益（1582—1664）、馮舒（1593—1645）及著名藏書家趙琦美（1563—1624）、祁承燦（1563—1628）等人的抄稿本。還有乾嘉學派重要學者、收藏家的稿抄本，如桂馥（1736—1805）、孫星衍（1753—1818）、黃丕烈（1763—1825）、顧廣圻（1770—1839）、孔廣森（1752—1786）、張惠言（1761—1802）、趙執信（1662—1744）等人親筆抄錄或批校者。經典之作的稿本尤為難得，清孫詒讓《周禮正義》、桂馥《歷代石經略》、王筠《說文解字句讀未定稿》、翁方綱《蘇米齋蘭亭考》、吳式芬《攷古錄金文》、陳維崧《迦陵詞稿》、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十卷》、葉德輝《書林餘話》等書稿本，彌足珍貴。

抄本是稿本或印本的傳抄本。若原本亡佚，則賴抄本保存原書內容；若抄本出於不同版本系統，則有重要的校勘價值。抄本傳世數量較刊本為少，出於名家抄寫、校訂的精抄本更顯珍貴。藏書家遇到珍貴古籍，令抄手依照底本的點畫、行款，一筆不苟地原樣抄寫，力求與原書不差絲毫，這樣抄寫出來的書籍，稱影抄本。其中影宋抄本最為可貴，宋版書傳世極少，影抄下來，可廣流傳。古今藏書家以明毛氏汲古閣和清錢氏述古堂的影宋抄本最為精美，臻於上乘。如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小學五書》、《五代名畫補遺》、《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錢曾述古堂影宋抄本《韓非子》等，又如明陶宗儀影宋抄本《北堂書鈔》名家題跋眾多，流傳有緒。明影宋抄本《新唐書糾謬》、清初席氏釀華草堂影宋抄本《五經文字》、清影宋抄本《戰國策》、《謝宣城詩集》等也很可貴。

抄稿本中有作為四庫底本者，格外受到學家重視。清代乾隆年間開《四庫全書》館，

廣徵天下經籍，各地官府、士紳紛紛進獻，書入翰林院。館臣選用抄錄的本子，稱為“四庫底本”。館臣細加編校，簽出意見和批語，經過多次復審，最後進呈御覽。四庫底本保留了《四庫全書》編纂的過程，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如史部編纂官邵晉涵親筆批校的《西漢年紀》，體現了四庫校勘的程式；李文藻所校《周易辯錄》，其見解多被四庫館臣吸收；王夫之《尚書引義》為四庫開館早期採進本之一；紀昀等人批校的《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尚存，極具文獻價值；四庫全書館抄繪的《南巡盛典》圖畫精美，後入藏圓明園。另外與此相關的還有黃宗羲《明文海》刪餘稿，原書收入《四庫全書》時已有刪改，刪餘稿當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覆審時抽出，反映了清朝對違礙書籍進行抽毀刪削的狀況。

六、地方志

地方志是我國古籍中特有的文獻類型，宋元時期體例漸備。明清兩代是方志發展的全盛期，修志遍及全國各地。第二批《名錄》入選地理總志33部，方志48部，山水志、名勝志、遊記等52部，許多都是稀見的、質量上乘的志書。

元刻本《新編方輿勝覽》有9個單位的藏品入選《名錄》。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宋本曾見於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後不知所歸，賴湖南圖書館藏清影宋抄本保存下來。南京圖書館藏宋刻《紹定吳郡志》為范成大晚年編纂而成，廣收博採，考訂精審，為一代名志。該館藏元刻本《至正金陵新志》也入選了《名錄》。《寶祐重修琴川志》有多種入選，常熟圖書館藏清曹炎抄黃丕烈跋本較為出色。明成化四年（1468）邵陽書堂刻本《長安志》是該志存世的最早刻本，也是研究唐代長安的重要依據。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駱天驤在此基礎上補充金、元資料，纂成《類編長安志》十卷，這次也有湖南圖書館藏本入選。

明清方志中，編修於明代初中期的方志較多，值得珍視，如洪武《平陽志》刻於明洪武十五年（1382），傳世孤罕。景泰間纂修的《云南圖經志書》、弘治間纂修的《貴州圖經新志》、《徽州府志》、《昆山志》，正德間纂修的《四川志》、《姑蘇志》，嘉靖間纂修的《山西通志》、《山東通志》、《陝西通志》、《江西通志》、《遼東志》、《徽州府志》、《冀州志》、《常熟縣志》、《秦安志》、《瑞安縣志》、《宣府鎮志》等多為當地現存最早的志書。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天一閣抄本《全陝政要略》保存了明代陝西地區的重要史料，乾隆時曾由范懋柱進呈《四庫》館，《四庫全書》據以抄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西藏志》也是西藏地區最早的綜合志書。

這次入選的部分專志和小志也很有特色，如清抄《瀛涯勝覽》、明抄《開原圖說》、文津閣《四庫全書》撤出本《閩小記》、李象坤稿本《雁山志稿》、宋繼郊稿本《相國寺志略》等。國圖藏明弘治七年（1494）嚴春刻本《中吳記聞》、明嘉靖三年（1524）安國銅活字本《吳中水利通志》、明末毛氏綠君亭刻本《洛陽伽藍記》或刊刻精美，或因銅活字排印和校刻精審而著稱。

七、輿圖

輿圖起源可追溯到夏商甚至更早時期。留存至今的輿圖，宋以前的見於出土文物，僅

存的十餘種宋代輿圖也以石碑形式流傳。明清輿圖存量較大。兩批《名錄》中共有13種輿圖入選。

第二批《名錄》收入輿圖8種12部，其中《今古輿地圖》有4部，《地圖綜要》有2部。8種輿圖按範圍分，有全國圖和省圖；按專題分有綜合圖、歷史圖、海塘圖等。《廣輿圖》是中國地圖史上的輝煌篇章，引領200餘年製圖潮流，版本多達8種以上。《廣輿圖》最早刻於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這次入選的南京圖書館藏本為第五個版本。《皇輿全覽圖》是我國利用經緯網繪製的第一部科學準確的地圖，也是世界上利用經緯網繪製的最早的全國性地圖之一；《內府輿地全圖》是該圖分省分府小葉本，更利於翻閱。清乾隆彩繪本《四川全圖》是一部篇幅巨大、繪製精緻的省級輿圖，彌足珍貴。

八、拓本鈐印本

拓本是傳拓術的產物。我國品種繁多、數量巨大、內容豐富的石刻多賴拓本流傳下來。第二批《名錄》共入選拓本10種，其中宋拓本6種，元拓本1種，明拓本2種，清拓本1種。10種中，有8種來自國家圖書館。入選碑帖皆名碑名帖，以早期拓本為先，名家書寫者為重。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流暢自然，有如書聖手書，是最成功的集字典範。顏真卿書兩種，《干祿字書》為其小字代表作，《爭座位帖》被譽為顏氏行書第一、天下行書第二。李邕是唐代最富盛名的書家，此次入選《麓山寺碑》和《李思訓碑》（又稱《雲麾將軍碑》），皆其代表作。趙孟頫書《道德經》由名家摹勒上石，神采奕奕，堪稱小楷精粹，傳世拓本絕少。最晚的清拓本《龔龍顏碑》為清道光間阮元發現，不但筆力雄強，結體茂密，其運筆方中帶圓，意態奇逸，深為清人激賞。碑文也是研究龔氏家族及晉南北朝雲南史的重要資料，是雲南現存最有價值的晉宋碑刻。此次入選之本為整幅裱本，尤足寶貴。

本《圖錄》收錄宋拓6種，元拓1種，明拓1種，皆國家圖書館藏品。其中《干祿字書》是存世最早拓本，世稱“蜀本”，顏真卿出任湖州刺史時，書錄《干祿字書》摹勒上石，立于湖州刺史院東廳，“一二工人晝夜傳拓不息”，不久即漫漶殊甚。國圖藏本為宋紹興十二年（1142）八月所刻，由潼州府宇文公主持，重刻拓本上石。

石經是印刷術發明前政府公布儒家經典範本的一種形式。自東漢《熹平石經》後，由政府組織的儒家經典大規模刻石活動還有六次。此次收錄國圖藏明初拓本《嘉祐石經》又名《汴學石經》、《二體石經》、《國子監石經》、《開封府石經》等，北宋嘉祐六年（1061）刊刻於汴梁太學，用楷、篆二體寫刻《周易》、《尚書》、《詩經》、《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等九經。原碑已毀，今僅存殘石。此本有四巨冊，系清丁晏、劉世珩、李經邁等遞藏之明初拓殘本。有眾多名家題跋、繪圖、鈐印，精美絕倫。

較第一批《名錄》入選拓本71種，這次拓本入選數量不大，主要是藏拓大館拓片編目人員少，基礎工作較差，亟需加強培訓力度。

第二批《名錄》還入選鈐印本21種，均為明本，其中萬曆11種，天啟5種，崇禎5種。來自西泠印社的有13種，品質很高。

九、民族文字古籍

第二批《名錄》精選民族文字古籍珍品266部，涉及文種有藏文、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滿文、東巴文、傣文、水文、古壯字、布依文等語種，上起唐寫藏文占卜書，下止光緒間古壯字《毛南族山歌》。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藏文《無量壽宗要經》、爲八思巴之母抄寫的藏文泥金寫本《八思巴之經部》、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北本之回鶻文殘葉、西夏文《五更轉》和泥金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康熙第十七子果毅親王允禮組織文人譯自寧瑪派伏藏的蒙古文本、蒙古文明末寫本《成吉思汗黃金史》、察合台文《治療指南》、卷帙浩大的彝文《祭場插枝圖集》、順治年間的滿文《三國演義》、反映滿族原始宗教的《尼桑薩滿》，以及東巴文《祭拉姆道場·祭茨早吉姆道場尼瓦血湖池邊迎接拉姆經》、傣文貝葉《釋迦牟尼成佛記》、水文《擋》等文獻，無一不彰顯民族文字古籍特有的裝幀形式及材質運用。蒙、藏文《甘珠爾》早期寫刻本及其目錄，也是重點收錄的對象。布依文古籍是第二批《名錄》新增語種，以借用漢字的方塊布依文來記錄文獻，如呈現布依族儺祭、儺戲的重要典籍《獻酒備用》，相關文獻《名錄》共收4部，說明古籍普查工作逐步見效。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展”開幕之際，由國家文物局用國家文物徵集經費從海外徵集到的一冊《永樂大典》正式入藏國家圖書館，這是近年來珍貴文獻徵集的一件大事。2009年，國家圖書館還從私人手中徵集到三種珍貴的彝文文獻，其中《彝文六部經書》係明代隆慶前由雲南昆明西鄉李芳等抄寫的、有明確紀年的珍貴文獻，也是迄今發現的彝文經典中抄寫年代最早的一部，雖然沒有趕上第二批《名錄》申報，也計劃在“特展”中榮譽展出。

這次“特展”，得到全國圖書館、博物館界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出借珍貴善本，採取各種措施保證書籍安全。一些私人藏書家也慷慨提供了珍貴文獻參展。文化部領導對展覽高度重視，劃撥展覽資金，多次進行指導。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提供了第二批《名錄》、各館申報資料和全國古籍保護工作信息，還發函給各館借調文獻，解決展覽中存在的問題，接待來京人員，開展宣傳工作。國圖古籍館發揮團隊精神，密切配合，及時完成了展陳大綱，遴選出展品目錄，撰寫文稿，編纂《圖錄》，製作展板展牌，接收文獻，佈設展覽。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加班加點，趕印《圖錄》，保證了展覽順利舉辦。其他單位也給予了密切配合。正因為有各界人士的支持、參與、配合，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才得以順利開展，古籍保護事業才能結出豐碩的果實。

編者
2009年5月

目 錄

保護古代典籍 傳承中華文明	一
前言	五
先秦兩漢簡牘	一
寫本時代文獻	五
宋元善本	三七
明清善本	八三
明清稿抄本	一二一
佛教典籍	一七一
地方志	一九三
輿圖	二〇三
拓本與鈐印本	二一一
少數民族文字文獻	二二五
附錄:	
人物知識	二八五
版本知識	二八八
文獻知識	二九三